

卜 七 公 疋

□ 唐毓评(瑶族)



老客人都讲壮话,卜(boh是对父亲的尊称),七(meh是对母亲的尊称),公(goeng是对爷爷的尊称),疋(yah是对奶奶的尊称),常常挂在嘴边。

3月20日农历辛丑年二月初九是春分节气。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昼夜均而寒暑平。这一天,昼夜长短平均,称为“春分”。春分人聚,秋分人集,便是春社和秋社,也是农村一些地方的风俗。我的老家万良下花屯几乎年年举办春祭和秋祭,春祭是祈祷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秋祭是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若是哪年不顺,村民就要好好地总结和反思,哪里失敬于自然。村民约定俗成,轮流做东置办祭品,费用一起分担,平均每人费用30元左右。

今年轮到族弟唐明家,他提前两天通知我,并强调是周日举行,既不影响小孩上课,也不耽误大人工作。一早,我就驾驶摩托车和老伴从县城出发。每次回老家,我的心情都很兴奋。正在修建的都安至双福二级公路令人欣喜,过去的坡度变缓了,弯度变小了,桥梁、涵洞等映入眼帘,县城到老家万良15公里的距离,现在只需20分钟左右时间。拉百万河还没有涨水,村民们

种的玉米、牧草等作物绿意盎然,一派绿水青山的景象。

我们走走停停,大概花了40分钟才到达老家门口。家里的侄孙跑来叫吱公,隔壁的侄子叫我卜龙(壮话尊称父亲的兄长),正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屯里人则说“卜侃叨啦”(侃爸回家啦)……我则去跟公娜(跟我同辈,已有孙女达娜)打招呼。当然,目的地是仙女社。

路过公娟的牛栏边,我对牛儿多望几眼,引起一片“哞哞”的叫声。听惯了本地黄牛的叫声,总觉得鲁西、西门达尔、利木赞、夏洛菜等黄牛的叫声像是“嘛嘛嘛”,好像用壮话在说“来来来”的意思,显得格外亲切。它们虽然来自山东、辽吉、内蒙等省区,礼貌却是相同的,“壮话”甚至更地道。

在仙女社里,我首先见到卜都,他的小孩叫特都。特都长得像他阿姑,我印象很深刻,他阿姑跟我年龄相仿,小时候我们曾经一起放过牛。卜都跟我同辈,小孩刚两岁,我本可以直呼其名,然而他有了小孩,就得称“卜”,否则很不礼貌。他是今天的大厨,旁边的特纪负责刷刷洗洗,跑上跑下。特纪十五岁有余,这年龄段的男孩壮话叫特,如果是女孩则叫达。在屯里,卜都、特纪之辈就是上一辈的接班人,他们比较有悟性而且平时勤快,春社和秋社时都会主动来社里帮忙。

接着见到卜冠和七冠,他们年龄虽比我大,辈分却比我小,已经有三个孙子绕膝,我一时想不起他们孙子叫啥名字,显得有点窘迫,还好他们并不介意,还叫我为叔评。

在下花屯,卜冠是第一个买三轮车拉客的人,后来买四轮车搞运输贩山货,更是屯里买私家车第一人……

我问他:“你家现在养有几头牛啊?”他

说目前只有六头,本想着多养点,但牛犊价格太高,没有办法。说着说着他倒是羡慕我的堂弟,说卜果免费得了政府给的一头扶贫母牛,现在发展到六头了,光牛资产就有十几万元。还有卜娟也是,在栏就有六头牛。现在养牛得钱,是农村目前最好的种养产业。

我又问他其他屯的情况如何?他说大都屯一户一两头,成本高,风险大。就像我们屯卜滔的红岭种养专业合作社,去年买三十多头牛犊,死了几头,最后肉牛出栏也是平本而已,看来是去年“疋稷”(壮话称仙女)忙不过来,忘记保佑他的牛场了……

我返回主家时,路上正好遇上卜滔,也证实了卜冠的话。但他乐观地告诉我说给牛犊上过保险,损失不算大,养太多了人手也顾不过来,困难只是暂时的,自培牛犊后情况会慢慢好起来的。

青山无墨千秋画,遍地绿苗翠良田,木棉花开红艳艳,涸塘卧石似牛羊……离屯部大概500米处有一台大型挖掘机正在作业,原来村民挖掘的一个饮水潭将加宽加深建成码头,打造一个有40亩规模的露天游泳池。这里有淀粉质的黏土,我下潭底走走,脚下到处生长“圆叶节节菜”,它主治跌打损伤、骨折,肿痛疮毒和牙龈肿痛等,还有散瘀止血、除湿解毒的功效。

我转了一圈又回到主家门前,兴社的仪式基本结束。原计划一户一代表共30人在仙女社的棚下会餐,屯里其他人到东家吃饭。道公卜利说,干脆一起到主家去吧,我帮大家跟仙女打声招呼就可以了。于是,全队在家的老老少少全都一起到东家共迎下花春社。

近十年来很少串门的疋冠在疋青平的搀扶下也来了,我急忙起身上前去与她握手。我看出她很激动,不停地说话,我解释说,平时回老家匆匆忙忙,很少登门看望她,请她莫见怪。没想到疋青平还会唱山歌,歌颂党恩、歌颂新时代张口就能来……音色优美,声调抑扬。

吃饭的时候,我同疋冠、疋青平、疋秀晓、疋秀颖、疋彤等人坐一桌,她们大都跟我母亲同龄,大家开开心心聊着家常里短,回忆往事感慨唏嘘。

在回城的路上,我特意驾驶摩托车绕到以前那节破烂不堪的村道,如今全硬化成水泥路了。你变或者不变,生活都在变,而且比你想象的还快。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歌词

老书记回乡

邱有源

乡村里都在传说老书记回乡,老书记回乡像走时那样平常。像庄稼人染上两腿泥浆上岸,像农民工带着一身热汗进房,像小水兵灌满两袖清风返航,几十年奋斗还是那身朴素的行囊。一条旧时的扁担,两只掉漆的木箱,老书记,我们的老书记,一肩挑回老百姓熟悉的那份情感。

乡村里都在传说老书记回乡,像村口的老槐树诉说着百年辉煌。见过红小鬼扛着红缨去站岗,见过老土改背着包袱去奔忙,昔日放牛娃早已染上满头鬓霜,百年征程从没有离开这样的农家汉。感慨扶贫的巨变,描述城乡的小康,老书记,我们的老书记,一生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感谢有你

王广国

小时候,爷爷的故事里有你。上学后,老师的板书中有你。就像春风,不知何时吹进我怀里,那抹红,悄悄烙在我心底。

感谢有你!大山不会忘记,你牵挂的那些孩子,已经换了新棉衣。感谢有你!大海不会忘记,那条古老的海路,见证多少新的奇迹!

受挫时,坚定的信念中有你。成功时,幸福的泪光中有你。就像彩虹,绚丽背后多少次风雨?那追寻,一代一代从未停息!

感谢有你!大地不会忘记,风里来雨里去,汗水洒遍每寸土地!感谢有你!一路向前不畏惧,你的旗帜,永远飘扬在我心里!

我有一个梦

刘宏韬(回族)

我有一个梦,美好而执着像高山一样巍峨,比钢铁还要坚定刚强它曾在湖水的轻拍中入梦也曾用二万五千里的宣言把新世界奏响

我有一个梦,温暖而宽广像春风吹拂树木,如阳光照耀万物生长它在那湛蓝的天空上飞翔在那五千年的岁月里流淌尽情欢唱

这是我不变的追求这是我永恒的信念奔腾不息的江河,演奏梦的铿锵辽阔无垠的大地,镌刻我的理想

我用我的梦书写盛世的辉煌

(由广西音乐家协会供稿)



□ 韦静宁(壮族)

▲工作室的画娘龙美珠在绘制蜡染画。

的一刹那,便记下画娘的心灵符号和喜怒哀乐。

“素衣朱绣”“载玄载黄”在这里全部能找到。

有一件素蓝旗袍穿在模特身上,细密的冰纹,犹如玉女纤手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又隐于其里,彰显着缜密的花事和热烈的青春,令人一见倾心。如果不是下雨秋凉,我真想立刻穿上,秀秀自己不灭的芳心。同行的几个朋友相中各自心仪的“窈窕”,喜悦付款,打包带走。

这几年,我潜意识里喜欢那些粗布制作有民族风的服饰,置办了件套,时常喜气洋洋地穿着上街,把自己的身体裹在宽袍大袖里,让灵魂飞翔。

时光给了人们无数的可能,不忍忽视任何美妙的瞬间。

越来越多的复制品、高仿品充斥我们的生活,我却越来越敬畏这些手工制作的民族服饰,以及那些手艺人传承的民族文化。而在这里每个作品只能做一件,每个画娘都是设计师,每天都在“绣”自己的日子和心情,甚至是一个呼吸,一个感叹,你说能一样吗?

宁航给自己和画娘的人生信条是:一群人,一件事,一辈子。

这群人,出门或不出门,每天都在蜡绘里行走。她们低头是生活,抬头是梦想。蜡染的“萨玛”,活出丹寨最美的云彩——天边那湛蓝的底色熏染出的那朵白。

庚子深秋,细雨中我造访了贵州丹寨宁航工作室。宁航,短发,个子玲珑,在门口迎接了我们。宽袍阔裤里,掩饰不住一个女人的精致。

她细声低语地向我们介绍她的画娘和蜡染,流水无声,听她的诉说仿佛古风袭来,一刹那惊艳了一段旧时光。

她做过服装布匹生意,天生对美保持着敏感和敬畏。十多年前的一次黔东南之旅,邂逅了蜡染技艺,让她动了心。当场购买了20米面料,交给苗娘,由她们去想象蜡绘。样品寄来,一见倾心。她多年和服饰面料打交道,什么样的大牌服装,什么样的高档面料没有见过,然而一块普通面料经过苗娘巧手蜡绘,竟秀秀苍茫又质朴无华,仿佛是自己寻觅多年的旧友和故知。她被惊到了,于是丢下自己熟悉的行当,来到彩云的故乡——苗乡丹寨,寻找蜡染和画娘,寻找乡愁和记忆,一住就是十多年。

蜡染房昏暗潮湿。一个画娘拉起升降架从染池里吊起一块布,染池里腾起黑色的泡沫,散发出植物染料萃取后的酸腐味。蜡染必须经过这样反复的浸染、挂起、再浸、退蜡、清洗等工序,最后才有“生命”。

在楼梯口,我见到一个中年妇女,右衣袖耷拉着,她正用铜刀雕刻素莲,仿佛将它雕刻在岁月的深处。在这里,我还看到最美的独臂画娘——王女。7岁的王女,每天由母亲送过来,坐在轮椅上,手握铜刀,神情专注,眼睛干净清澈,没有丝毫的哀怨,在细嫩的光阴里早早地把自己修炼得老成持重。70多岁的蜡染“萨玛”,耳聪目明,不戴眼镜,每天坚持到工作室上班,她是苗族蜡染非遗传承人。目前丹寨有200多个这样的画娘,分布在大山深处,宁航是她们的伯乐,把她们组织起来,让她们的梦想开花。她们的作品,今年还参加了伦敦时装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服饰专场秀,好评如潮。这些画娘大多不识字,没上过学,没走出过大山,却能把《诗经》“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的邻家女孩刻画得典雅大方。

黑板上宁航用粉笔写着歌曲《蓝莲花》的歌词,正教她们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活,你的心了无牵挂……”默念歌词,我的眼睛不禁有些潮湿。这些画娘中,有的残疾,有的年迈,有的年幼,生活把她们逼向死角,她们却把日子得黑暗踩在脚下。作品《百苗图》是宁航组织27位画娘,用100天的时间完成的长幅蜡绘艺术画卷,它描绘了苗家人的生产生活、风俗人情、日月星辰……

在苗语中,“窈”者衣也,“窕”者蜡染也。成品展示间,全是琳琅满目的“窈窕”。蜡染的布包、衣裙,不鬼魅,不妖娆,没有艳色,安静素雅,格调清秀。留白,幽远、神秘,把蓝白两色演绎得如此妥帖,又如此雅致。在这里,每一个成品都凝聚了画娘的智慧,所以每件作品都是唯一的,它们有故事、有传说、有温度。铜刀蘸蜡